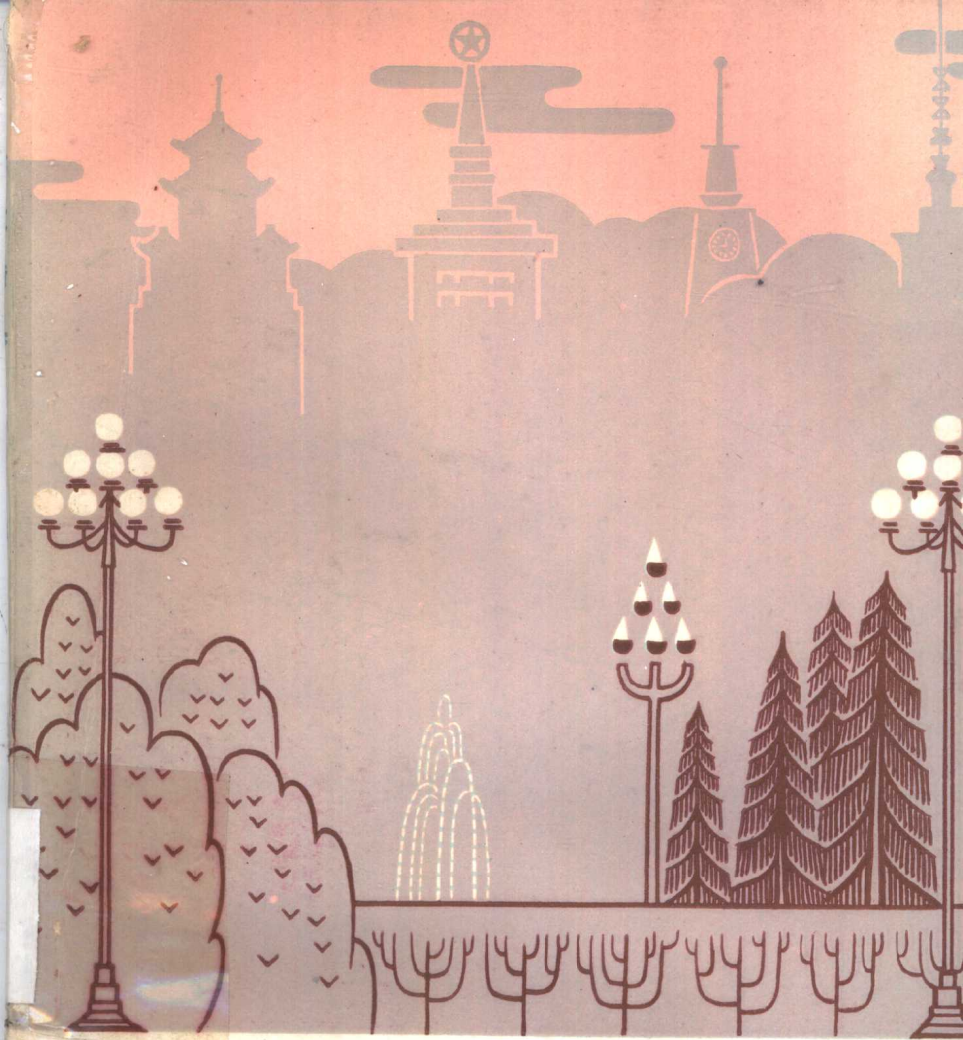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北京街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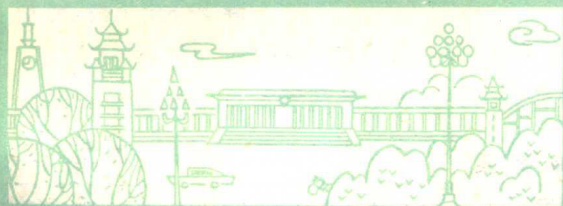
浩然

北京街头

清 能

北京出版社

1963年



插图：关景宇

封面：虞婉华

北 京 街 头

浩 然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张：3 12/16·插页：2·字数：59,000

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2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1·644 定价：(6) 0.36元

目 录

新手.....	1
早晨.....	9
烟盒.....	16
腊梅.....	22
盲人.....	29
开门.....	35
一磅牛奶.....	40
两个鈕扣.....	49
三块石板.....	55
星期天来客.....	62
雪花飘.....	68
车厢里.....	74
送到家.....	82
书.....	89
醉.....	98
后记...../.....	105

新 手

我从农村回来的那天下午，抽空到街上理髮。

走出門口，东瞧西望，到处都有一种新鮮的感觉。在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这条石子道刚刚破土动工，現在变成了柏油路；路边新栽起来的树木，也抽了新枝、放出大叶子；我熟悉的这个小理髮館，門面刷新了，紅漆的大字，明亮的玻璃窗子，显得十分耀眼。

我高高兴兴地推开玻璃門。里边清爽、安靜，設備虽然簡單，却使人觉着很雅致。

高个子田师傅快有五十岁了。据说，他是这儿最老的理髮員。他见我进来，連忙站起身，一面掐灭了烟卷儿，一面像老朋友似地对我含笑打招呼：“少見少見，理髮嗎？請这边坐吧。”他說着，习惯地用毛巾在椅子上擰了几下。我刚一落坐，他就給我罩上一条雪白的围巾。紧接着，那好听的电推子声音，便扎扎地在我耳边响起来了。

“这些日子活儿很忙吧？”我随口問。

“越来越显得忙了。”田师傅回答着，抖了抖推子上的头髮，“过去飯碗最沒保障的是理髮員，一把推子大家搶，

都說干這行的人太多。如今相反。市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人人都講究衛生，留頭的人也多了，所以我們這一行工作也就忙了。”

田師傅手不停，嘴也不停。他從自己的工作談到首都的建設，從市容的變化，談到人們的思想進步。他的社會生活經歷很豐富，舊社會的三教九流，他接觸過，新社會各行各業的人，他接觸過，對於世事，他有深刻的了解。所以，談起閑話，有對比，有分析，也有別出心裁的評語和結論，實實在在，有聲有色，使人聽了心服。

正在說話的時候，我對面的鏡子裡出現了一個沒見過面的理髮員。他是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，舉止顯得很文靜。頭髮烏黑，臉蛋兒嫩紅，身上穿的是潔白的工作服，胸前的小兜子裡裝着一把化學梳子，衣兜旁邊還繡着兩個金黃的字兒：“七號”。他靠在椅背上站着，兩只閃光的眼睛，好奇地看看這兒，又看看那兒，好像個認生的小姑娘。

“添人了？”我問田師傅。

“嗯，一個新手。”田師傅回答說，聲調裡充滿喜悅和自豪，“是個中學生，能寫能算。我們這個組的管賬先生、文化教員、理論講師，都是他一個人。還是個共青團員。您瞧瞧，我們這行不簡單了吧！”

聽田師傅這麼一說，我立刻就想起聽到的一件新鮮事兒：最近北京市許多地方創辦了理髮業訓練班。這是服務行業為滿足市民需要，也為了快一點培養一批接班

人想出来的好办法。我问田师傅：“这个新手是刚毕业的，还是刚出师的？”

“我们总店副经理老刘的二儿子，这叫子承父业嘛！”田师傅熟练地运用着推子，笑着回答，“他原先在训练班学了一程子，前天分配到我们这儿来了。”

“怎么不跟着他父亲呢？”

“老刘那人您不知道，对学徒、儿女都要求得严格。”田师傅话里带着一种尊敬的口气，“他那儿是个大门市，净意让儿子到我们这个设备差些的地方锻炼嘛！”

这当儿，玻璃门又被推开了，走进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顾客。他是个粗壮的高个儿，穿着蓝咔叽制服裤，花格子府绸汗衫，胳膊挟着一本厚厚的书。他面色微黑，二目有神，笑模笑样地东张西望，像个有喜事的样子。

新理髮员含笑地迎着客人让座儿：“同志，理髮吗？请这边坐吧。”

“好，好，人不多呀！”客人十分得意，一边坐下，一边耸了耸肩头说。

“嗯，还早点儿。”新理髮员一面给他罩围巾，一面和气地回答，从墙上摘下推子，又从衣袋里抽出一把化学梳子，问顾客，“留大点，留小点？”

“这样。”顾客从白围巾下伸出一只手，举在头上，面对镜子，头晃着，手比划着，十分认真地嘱咐着，“这儿这样，这儿这样，长的可千万别去短，要往后梳……”他说了

一大串，又自我欣賞地朝着鏡子里的他抿嘴兒笑着端詳。看來，他是個好講究而又愛美的人兒。

我在鏡子里朝新理髮員瞥了一眼，只見他點著頭，表示明白了顧客的要求，神情莊嚴又認真。儘管他裝出一副老練的樣子，動作起來仍掩不住因手生帶來的笨拙。

“這邊洗吧。”田師傅拍著我的肩頭說。

我來到水龍頭跟前，坐下洗頭。田師傅剛把我頭上的肥皂沫沖去，忽聽有個人在我身邊說了聲，“田師傅，您來看看。”我睜眼一看，正是那個新理髮員，他滿臉通紅，帶著一股驚慌的神氣。

“怎麼啦？”田師傅和藹地問。

“您看看吧……”年輕人聲音都有些變調了。

“別慌，別慌。”田師傅一邊低聲地安穩著年輕人，回身趕緊給我擦了几下，把手巾擰干遞給我，又朝那位客人的頭上看看，隨後小聲地對新理髮員說，“先別嚷嚷，看有法補救沒有。”

“同志，我有急事兒，快理吧。”那位年輕的顧客等得不耐煩了，扭轉頭招呼新理髮員。

就在這工夫，我留神看到顧客那烏黑的頭髮上突出地凹進一塊。不用說，這是我們的新理髮員失手剪錯的。看情形，年輕的顧客還不知道。不知怎麼，我為這件意外的事兒担驚了，心里使勁兒一緊。

新理髮員聽到呼喚，剛要走過去，田師傅給他使個眼

色：“别，别忙，让我看看有没有办法。”

新理髮員稍微一停，朝田師傅看了一眼，神氣隨即一轉，反而比剛才鎮靜了，他說：“田師傅，不管怎樣，還是先跟顧客說明。”

“对，你說得对。”田師傅不好意思地說着，走到那個發了急的顧客跟前。他左右端詳了好半天，漸漸顯出很為難的樣子。

“怎么回事兒？”顧客也像發現了什麼似的，欠身對着鏡子，左右擺着頭，察看着。

“同志，真，真……”田師傅陪着笑，那張朴素、多皺的臉上布滿了難堪而又驚慌的神色，話到舌尖說不出來。

“同志，我把頭髮給您剪壞了。”新理髮員在一旁直截了當地說出口。

“怎么搞的，怎么搞的？”顧客果然着急了，從座位上跳起來，挨近鏡子，鏡子里映現出他那油黑發紅的臉，鼻子尖差一點兒挨着了鏡子，手不住地在頭上輕輕地亂摸。那股子氣勢，看來，只要他把頭上的破綻摸出，立刻就會暴怒起來，並會掀起一場不好調解的爭吵！

小理髮館里一切聲音都停止了，不論是理髮員和顧客們，都停住動作，把目光投到這邊來。不料想，事到臨頭，田師傅臉上那難堪神色也消失了，變得鎮靜又果決，他說：“同志，這責任全在我。您這活兒複雜，我應當讓您等等；就算讓他給您理，我也該多過來看看。他是個新手，

他……”

年轻的顾客听了这句话，转过头来，在新理髮員脸上瞥一眼，忽然，他笑了。

理髮員和我們所有的顾客，都給这年轻人的突然一笑弄得莫名其妙。

这时年轻的顾客又从容地坐在椅子上，对新理髮員說：“理吧，背头不行了，理个小分头吧。”

田师傅的脸上立刻露出轻松的笑容：“好，好，同志您再等等，我这里馬上就完活。”

“不用您了，还让这位同志来吧。”年轻的顾客朝着新理髮員笑着点头，“来呀，伙計！”

屋子里一度紧张的空气消散了，又充滿了和諧的、熱鬧的气氛。电推子的扎扎声、剪刀的嚓嚓声，又欢乐、动听地响了起来。

我們那位新理髮員不知是激动还是越发胆怯了，我从鏡子里瞧得挺清楚，他拿着推子的手，微微地有点儿发顫。

那位年轻的顾客倒变得轻松、自如，他朝着鏡子里那个新理髮員說：“大点胆子干哪，別怕，再坏了咱們改个平头，反正两个月又长起来了。放开手，越紧张越要出問題，对，对，理吧。”

新理髮員那种紧张的神情果然消失了，那掌着电推子的手，漸漸地灵活起来。

我的髮理完了，實在舍不得离开这里。就坐在这两个青年人旁边，不住地端詳他們的手，他們的臉，他們的頭髮；我想把这一切、一切都銘記在心上。

年轻的理髮員轻松自然地給顧客洗髮、吹風，然后摘下顧客胸前的圍巾。

“還不錯哩！”年轻的顧客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两手往外掏着衣服領子，臉兒挨近鏡子照看，聳着肩，晃着头，滿帶神氣地說着。他付了款，又对新理髮員說：“伙計，可不能胆怯，放手干吧！不論做什么，乍开始总不免要出几回差錯的。前几天我師傅才让我独立操作，刚開車沒几刀，就把个零件車坏了。我跟你一样，那工夫也紧张得冒了汗，可是我師傅沒发火，还是让我車。昨几个夜班，我車的活一个废品沒出，都合格！嘿，你說不簡單吧！今天我心里可高兴哩，趁有工夫，看看朋友去。”他說到最后那句話，微黑的臉兒忽地紅了。

“真糟糕，你本来很愉快的，让我扫了你的兴。”新理髮員一面找給顧客零錢，深深不安地喃喃着。

“沒关系，下次我还要找你理！”顧客聳着肩头，甩着脑袋上的短髮，說着往外走。路过田師傅身边，他停下来，手拍着田師傅的肩头，神情十分严肃地說：“老師傅，我得給你提一条意見。”

“提吧。”田師傅停住活，含笑說。

“您剛才說的那句話不对呀。”顧客直率地說，“您应

該把困难的工作交給徒弟做，要信得住他，要給他鼓勁兒，越是出了錯越得給他鼓勁兒，當師傅的就得這樣！”

屋里的人，連同那几位等着理髮的顧客，都給他逗笑了，但笑得很莊嚴。

新理髮員把年輕的顧客送到門口，他們兩個握着手，又親熱地交談了幾句話，聲音很低，我沒有聽到。

——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日



早 晨

“传达爷爷，报纸来了吗？”

早晨，传达室的老王正弯着腰一下一下地扫地，忽听窗外响起一声又甜又脆的童子音。他拉开窗子一看，外边站着小华。

小华刚好跟窗台那么高，他翘着脚尖，两只水灵灵的小眼珠朝里望着，接着又伸进一只肉滚滚的小胖手。

“噢，今儿个又是星期天。”老王从窗口里探出身子，咧开被黑鬍子茬围着的嘴巴笑着，逗小华，“星期天小华就不上幼儿园，在家里跟爷爷玩对不对呀？”

“嗯，明天吃了早饭，我又坐儿童车上幼儿园，老师在门口接我们呐，”小华小嘴敲梆子似地说，“再过一年，我就上学了，要买个大书包。”

“好哇，念完了书还干什么呀？”

“念完书就当警察叔叔。”小华不假思索地回答，“要不就当邮递员叔叔，可是我还不会骑自行车呀！”

老王笑了，把报纸递给了小华。

“四楼李叔叔的也要。”小华又伸过另一只小胖手。

“你给捎去？”老王问。

“李叔叔帮奶奶做饭呐，我给他送到家里，就不用李叔叔再下楼拿了。”

“好乖的孩子。”老王伸出手来，在小华的圆脸蛋上轻轻地捏了一下，又把另一张报纸递给小华。

小家伙一手拿着一张报纸，蹦蹦跳跳地朝楼里跑去。身上那件绿色的毛线衣，在早晨金子般的阳光照耀下，显得格外鲜艳、漂亮。老王看着看着，两只细长的眼睛笑成两道缝儿。

老王是个五十多岁的孤老头，在旧社会受了多半辈子苦。平时，他最喜欢孩子，不论是老实的，淘气的，他都喜欢。

这个传达室挨着一条柏油马路，门口的院墙边上有一块很宽敞的空地，地上光光的，除了邮电局安在那儿的一个大信筒，还有几棵年轻的杨树。杨树显得十分挺拔，茂密的枝条连接在一起，肥厚的叶子重重叠叠，像一个天然的大凉棚，把这个空场子遮闭得严严实实，特别凉爽。平时，不论院里和院外的孩子们都愿意到这儿玩耍，这个地方成了他们的游戏场。老王坐在屋子里抽烟或是喝茶，从玻璃窗朝外看着那些尽情嬉闹的孩子们，他常常被孩子们惹笑，有时竟不知不觉地跑出去，跟孩子们逗逗。孩子们吵吵嚷嚷，闹得老王一天到晚不得安静，赶上下雨落雪，孩子们不出来，他倒觉着有点儿寂寞。雨一停，他就赶快把湿的地方垫干；雪一停，他就赶快出来打扫，总让这

里保持干淨，連一片紙屑都不見。有人說他成了“孩子王”。他乐呵呵地說：“看着这群孩子，就像瓜把式坐在窝棚里看瓜秧一样，越看，越觉着这日子有奔头。”

綠光一閃，小华又返回来了，他跑到牛奶箱子里拿着奶瓶朝楼里走了。一会儿，又端着一簸箕炉灰跑出来。不大工夫，他又出現在門口空場上的一群小朋友中間。大伙儿拉着手，围着那个綠色的信筒轉圈儿，又是笑，又是唱，活像一群快活的小鳥。你听，他們唱得多好听啊！

小蜜蜂，嗡嗡嗡嗡，
唱着歌儿忙做工；
爱生活爱劳动，
做个毛主席的好儿童。

.....

老王看着小华这一清早忙忙碌碌、高高兴兴的样子，不知怎么，勾起他許多忘怀了的往事。他想起当年給資本家看門时候那种辛酸的光景；想起那个嘴里还叼着奶头就会打人、罵人，就会拿架子的闊少爷；他也想起每一天走在北京街头，随时都可以碰到孩子們打群架、罵大街和偷东西被警察抓住的怪样子……。这一切一切都过去了，都像給一場春雨洗过一样，如今的北京城，总像早晨这样干淨，这样美妙。

他喝了口茶，心里不禁感慨地念叨：党委书记真是能干呐！人家整天早出晚归忙工作，可是把家庭治理得那么出色，几个孩子教育得那么有礼貌、有出息；有其父就有其子，连这个最年幼的小华也像他。

“别跑，小心汽车！”

老王的遐想被小华突然地大声喊叫打断了。他伸出头朝外一看，空场上发生一件挺有趣儿的事情。

从马路那边跑过来一个穿红袄的小姑娘，听到小华的喊声，她楞了一下，这时恰好从西边驰来一辆大汽车，她慌忙地要往回跑。

“别跑，别跑。”小华又朝她喊着，“喂，小朋友，来了汽车不能乱跑；你在人行道上，只要停住不动，汽车就碰不到你了。”

小姑娘停住了，汽车飞奔过去。

小华走到马路中间，左右瞧着，小心地把那个小姑娘迎过来。小姑娘手里拿着一封信。

“你替妈妈送信？”小华歪着小脑袋，很认真地问那个小姑娘，“给爸爸的嗎？你爸爸在哪个机关工作，还是在工厂工作？他星期天也不回家跟你玩嗎？”

“不是。是奶奶写的。”小姑娘举着信，晃了一下，“奶奶病了，写信要妈妈回家看看。明天妈妈就接到信了，带小弟弟一同回来。”

小姑娘说着，朝信筒跟前走过去。她想吧信塞到信筒

里。可是她的个子矮一点儿，怎么也够不着信筒上边那个口儿。

老王看到这里，站起身刚要出去帮忙，又见小华跑过去了。

“让我帮你塞进去。”小华从小姑娘手里拿过信，又看看上面的纪念邮票，“多好的邮票呀？拖拉机，拖拉机！”他晃着小脑袋，欣赏着，走到绿信筒跟前，翘着脚尖往里送。他也不够高。他用两个手指头夹着信，等信封刚一挨筒口，他就往高一跳，一松手，信也跟着溜了下来，掉在地上。这样做了好几次都失败了，小华为难地皱了皱眉头。

老王看到这儿，又想出去帮忙，只见一群小孩子都吵嚷嚷地围过去了，他就又笑着坐下来。

“让我来。”

“我比你高。”

小朋友们你争我抢，都想帮小姑娘的忙，把信送到信筒里去；可惜他们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，差不多一般高，谁也够不着那个张着的大嘴巴，干着急没有办法。

小姑娘接过信去，有些失望地朝马路上看看，她想找个过路的大人帮忙。偏偏正是吃早饭的时候，街上除了汽车，半天也没过来一个行人。

“一会儿邮递员叔叔就来了，他拿不去，你妈妈明天就接不到了。”小华皱着眉头，喃喃地说着，又问，“小朋